



隔壁的益宝大姑

□ 苕苕

过年时，听老家的人说，益宝大姑去世了。

益宝大姑是个盲人，一直住在我乡村老家的隔壁。她与我家不同姓，父亲让我从小便叫她益宝大姑。

新屋是一个小地名，准确地说是一个曾经居住了二十几户人家的大院子。院子面朝百亩良田，背靠巍巍青山。清一色的黛瓦，被岁月熏染的褐木，被脚板摩挲光滑的青石。几十间房子挨挨挤挤，围成三个相互关联的四合院。他们喝同一口水，吃同一片田地的粮食，烧同一座山林的柴火。有时围着坝坝聊天下饭，有时沉浸在同一片月色里纳凉剥苞谷，有时沐浴在同一片晨光中上坡种地。

那时，益宝大姑和她母亲住在一起。木列子板壁隔音差，我们两家人上楼下楼，说话打喷嚏，彼此都能听见。用柴火烧火做饭的房子，在烟熏火燎之下，都有除之不尽的尘埃。但益宝大姑与众不同，她家的桌子板凳灶台案板都看不到一点儿灰尘，家具物件各就各位，水泥地面光脚走也不会脏脚。院子里，有水泥地面的家庭不多，夏天，孩童们便喜欢去她家蹭地儿。多年来，她家的水泥地面被孩子们的光脚板玩得如玉般光滑沁润。

除了做饭做清洁，益宝大姑还要喂猪。她提一桶猪食跨出后门门槛，左拐数米，再右拐数米，到达猪圈外，上两级梯子，将猪食倒进石槽，猪食无溢出，动作精准，一气呵成，让我一度不相信她真的是盲人。

益宝大姑的眼睛看不见，但耳朵却灵敏得很。每当我妈在家里嘀咕：“这个崽崽儿，又跑到哪里去了？”她就会在隔壁搭话：“去土坝了，刚才从门口过。”“凤琼（我在老家的闺蜜）来找她的，出朝门了。”为此，每当从她家门口路过，我就会踮着脚尖悄悄地走，但十有八九都会被她发现，她总是会问：“清华，要去土坝耍吗？”我“嗯”一声，跑了。土坝是新屋人晾晒粮食的坝子，也是孩童们玩耍的乐园。

农村的残疾人一般都免不了受人歧视。但益宝大姑是农村里少有的活得体面的残疾人，她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头巾干净又包得规整，脸庞光洁无暇。

由于益宝大姑的贤惠能干与端庄的仪容，慕名前来提亲的男人并不少。有时是她看不上别人，有时是别人条件好了她担心遭嫌弃。有个条件相当

的人很中意益宝大姑，益宝大姑要求他人赘，男方不愿，益宝大姑就拒绝了。人们就私下议论：莫看她现在硬气，她妈死后就硬气不起了；她亲妹肯定会接她去一起过……后来，她的母亲去世，她妹妹确实来接过了她，但她不愿离开生活多年的新屋。

十岁那年，我家搬离新屋。工作后我回去过一次，那时的新屋已经少了一些房子，不知道益宝大姑是否还记得我。

她家门口一只黄狗“汪汪”叫了起来。“是哪个呀？”益宝大姑从屋里走了出来。

“您可能不认识我了……”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清华，你是清华！”没等我说话，益宝大姑就说出了我的名字。

她竟然还能凭声音叫出我的名字，从一个三十多岁的声音对应出二十多年前那个八九岁小女孩的声音，我的眼眶湿润了，益宝大姑紧闭的眼睑下也流出了泪水。我问她生活有什么困难，吃的米哪里来，她说政府安排人送来，院子里的人也会帮忙。我劝她去养老院或者妹妹家养老，她说她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在新屋。

如今，当我再去新屋时，已找不到原来新屋的影子了。那里，看不出曾经有一群相依相偎的木房子，看不出曾经是热热闹闹的大院子，也看不到那个把根扎在新屋，离开新屋就只有一死的奇女子留下的一丁点痕迹。

那几幢砖房不认识我。院子里，有一个静静看书的小男孩，他也不认识我。

（作者系重庆石柱作协副主席）



把万物裁成思想的碎片

(外二首)

□ 邓勇

有时，我喜欢虚度时光。把自己当作一把剪刀，对万物进行裁剪
裁下天空。这是一张上好的宣纸
它无瑕、洁净，拥有光的纹理
裁下湖水。这是一张流动的信纸
它温柔、深沉，写满风的字迹
裁下远山。这是一座古老的笔筒
它旷达、包容，接纳一切语言
有时，我喜欢虚度时光。把万物裁成思想的碎片，装进口袋里，装进诗句里

洗衣服的人

黑夜里洗衣服的人，也洗月亮
手搓不干净，就用棒槌
一槌一槌，月亮越来越洁白

村庄也越来越洁白
那些月亮的污渍，是上好的颜料
会有人用它，装饰面庞，装饰窗子
装饰平凡的生活，梦与梦想

黑夜里洗月亮的人，也是一位铁匠
他把月亮锻造得很圆很圆
像一枚史诗的句号
或者像思想者的铁饼

古老的碑刻

寄给你一封远方的信，装满楷书
寄信人是一块古老的碑刻
你说，字迹古拙
仿佛信中藏着绝世高人
如同我们，穿越到北魏所见的摩崖
但也不似
这不同于飞燕满天的竹林
也不同于行草生长的墨池
更不似曲水流觞中
那一方洒脱的兰亭
那到底似什么呢？
似甲骨？似青铜？或似古庙的墙壁？
我循着信中的诗句
沿着黝黑的线条
打马去往唐朝
沿途有李白的月亮，张旭的酒杯
还有杜甫的茅屋
他们吐露着，生命的似与不似，向我挥手
可惜唐朝没有我要的答案
直到有天我从信中
看出高山、黄河与天地的字迹
梦中的马，书中的马，驮着我
去了更古老的远方。在那里
会有一座白发苍苍的碑刻，等着我拓印
(作者系重庆市沙坪坝区作协会员)

如果只是一棵小草

□ 春润

一粒种子，被风裹挟着
找寻一个无名的地方
哪怕，只是风想要
茂林深处、平原旷野、高崖绝壁
去破土，去绽放
最终落在树荫斑驳的墙角

把双脚深深地扎进泥土里
将自己埋入生长的希望
在昏黑里孕育、未知中幻想
会是一朵花，明媚娇艳
或是一棵树，青翠挺拔
生根、发芽、迎着阳光
破土而出的，只是一棵小草

狂风暴雨里摇曳
不屈不折，历经秋冬仍倔强
挺直胸膛，拼了命地生长
断筋裂骨也咬牙向上
哪怕只是一棵小草
也要去看看墙那边的风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



凡尘晓遇
专栏

万州，橘颂人家

□ 李晓

深秋，从三峡黛青色群峰之间盈盈上涨的碧透江水，如约抵达万州175米水位线。这个时节，水吻万州一座城，让一座城，成为烟波浩渺中的湖城。

这天，万州城下游，一架无人机盘旋在大周镇上空，发出10万只蜜蜂集体飞舞时“嗡嗡”的声音。秋天的阳光，宛如金色蜂蜜一般流淌在平湖上，粼粼波光绸缎一般涌动，在秋阳下泛动翡翠一般的光芒。

这架无人机，是从北京回到大周镇的游子小胡，专程前来拍摄平湖之畔的大周十里滨江长廊，江水边的橙色蓝色休闲步道、日月广场、抚琴广场、八角井广场、观景平台、景观河堤，郁郁葱葱的林木，一并纳入空中无人机的镜头画面。小胡对我说，他在北京观看家乡大周的这些美景画面时，可以治愈他那回旋于心的深深乡愁。

原乡人的血液，无论何时何地，一直没有停止奔涌。

今年45岁的光莲，最初饮下一口母乳的地方，就是在大周一个叫铺坪的村子。坪、坳、丘、湾、坡、堡、寨，这些以大地之上地形地貌命名的乡土地名，是故乡徐徐浮现于天幕的浮雕。

秋日，光莲驾驶小车从万州城出发，小车沿着滨江路在树影婆娑中轻快前行，大约40分钟的车程，到达铺坪江边一个叫橘颂的地方。江边铺坪里，徽派风格的橘颂人家，是安顿光莲与家人们的灵魂家园。

橘颂的命名，源头是2300多年前的屈原老先生，他在《九章·橘颂》里歌咏的“后皇嘉树，橘徕服兮”，也是绵延于光莲老家山山岭岭中的橘树，每到成熟季节，绿海荡漾的橘林里，金黄橘子翻山越岭涌向铺坪最高峰，这是一年之中大地上又一次临盆收获的季节，铺坪人家的喜悦，直向云端生长。

橘颂的呱呱坠地，来源于光莲3年前的一次回乡。那是春日的一天，光莲陪同在城里一同居住的父母回到铺坪老家，古稀之年的父亲牵着母亲的手，在老宅前走来走去，看到残壁断垣的土墙青瓦老房摇摇欲坠，父亲突然捂住胸口，满眼泪花。那天，心情难受的父亲对女儿说：“唉，我们回老家，再没有一个歇脚的地儿了。”父母有时想在老家住上一晚，晨昏之间听听鸡鸣狗吠，也只有借宿在老乡家里。

如果老宅坍塌，对于一个故土难离的老人来说，这是连根拔起的疼痛。父亲的叹息，母亲的眼神，也触痛了光莲柔软的心。

光莲在临江边的老宅出生，16岁那年就离开老宅去外地求学，光莲对故土的记忆，储存在心房，也铭刻在老宅里。

从外地求学归来，光莲回到万州，先后从事副食、建材批发经营生意，也遇到了她一生相随的夫君。房子越买越宽绰，光莲把父母接到城里居住。在城市阳台，父亲和母亲常常趴在阳台，眼神怔怔地眺望着江水下流的老家方向。

人与植物一样，遇到水土气候不服的地方，就会慢慢

陷入脱水枯萎的状态。在城里，光莲常常看到父母落寞的样子，心里就感到愧疚不已。早年，父母在乡下老家吃了不少苦，接父母进城以后，她就想设法孝敬老人，好吃的端上桌，贴身的衣服穿上父母的身。但走在城里马路上的父亲母亲，找不准节拍似的高一脚低一脚，远没有有在乡下阡陌间的行走自如。

女儿，总是父母贴心的小棉袄。只要有空闲，光莲常常驱车带上父母回到老家的铺坪村子，老家熟悉的缕缕山风，铺开的一江碧水，都浸润到肺叶上去了，父亲深深地呼吸，母亲转动着腰肢，笑容舒展。每次从老家回城，小车尾厢里总是装满了乡亲们送上的蔬菜瓜果。有天母亲喜滋滋地说，女儿，我一口吃下去，就吃得出来老家蔬菜的味道。

3年前的那次回乡，一个想法在光莲心中愈发坚定，她告诉丈夫，想在老家老宅上修建房子，把父母送回老家居住，自己也多回去陪陪父母。光莲的想法，与丈夫一拍即合。

这是献给父母“落叶归根”的一份孝心礼物。

把老宅老墙推倒重建那天，父亲再次老泪斑斑。光莲藏起了老屋上的几片老瓦珍藏起来作为纪念。

一栋徽派建筑风格的古香古色小楼，经过匠心打造，落地扎根于老宅之上，它与老宅的血脉，依然贯通。

光莲与家人，一同在房前屋后栽植了三角梅、玉兰、百合、玫瑰、芍药、月季、桂圆等花草树木，一年四季花木吐翠、果香漫漫。一棵芭蕉树，遇到雨天，雨打芭蕉声，声声入耳润心，遇到霜露天，芭蕉上滚动着活泼调皮的晶莹露珠，压低了的叶片谦卑低垂，小楼内外花木幽香，屋子里灯火温暖，桌上饭菜热气腾腾，这人间烟火气袅袅弥漫的橘颂庭院，可以稳稳地把故土家园搁在心房里。

家门前一江碧水也不可辜负，爱健身的光莲十多年前便爱上了到江中游泳。在江水里，她一掌一掌划开水波，从水里埋头看去，如白色焰火一圈一圈漾开。光莲所在游泳队的一个队友，去年秋天以6小时53分的成绩，成功横渡了被称为“水上珠穆朗玛峰”的琼州海峡，他也时常与队友们来到光莲家门前的江水里游泳。前年秋天，中央电视台来光莲的家乡直播秋日美景，光莲与队友们畅游在宝石一般深蓝的江水中，体羽乳白的红嘴鸥们发出欢快的叫声，从江面上空轻盈飞过。光莲还请来了从事桨板运动的朋友，他们在碧波流淌水花绽放中如大鸟翩翩飞翔。那时节，还有大周江水中站立的青葱中山杉，这些奇特的树木一到水位下降，便由冬天的青翠转换成夏秋季的金黄，远远望去，如漫飞的自由彩蝶。

今年春天，光莲把橘颂的部分房屋又开办为民宿，同时经营最地道的乡间土菜，采摘的食材都是老乡们种植的天然食材。在这里，嗅花香吃土菜，踏青山亲江水，望星空思先人……光莲说，爱家乡，就要把家乡推介给更多的有缘人。

有天，光莲在意大利罗马留学的儿子，看到妈妈发去的老家图片，他在微信里说：“妈妈，我想回家了，很想！”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